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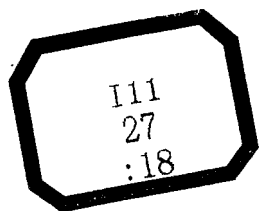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精 品

远方出版社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



三个火枪手

(法)大仲马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约定时刻到了，他们率领四个跟班走到了卢森堡宫后面一个有围墙的园子里，那是个荒芜，变成牧羊的地方。阿多斯掏出一点零钱给看羊的人让他离去。四个跟班负责了站岗的任务。

很快，一群默不作声的人到了园子前，走进去和几个火枪手会了面；接着，按照海峡^①那一边的习俗，互相结识。

那些英国人都是尊贵的人物，他们感到对方几个古怪的人名不仅是独特，而且也使他们担心。吴英德勋爵在三个火枪手道出自己的姓名以后又讲：

“听见如此姓名，我们都无法知道各位到底是何人，我们不能和如此一些姓名的人打架；由于这都是牧羊人用的姓名。”

“您猜的对，米罗德，这本来都是化名呀，”阿多斯说。

“这却使得我们更希望了解各位的真姓名，”那英国人说。

“您过去不明白我们的姓名，却同我们赌过好几次，”阿多斯说，“您赢了我们两匹马，那不是证据？”

“这倒不假，但是那一次我们只拿比司多勒来冒险；这一次，我们是要用血来冒险呀。我可以和任何人赌钱，却只和等级相同的人打架。”

“讲得好，”阿多斯说，他马上在那四个英国人当中找了那个按理和他交手的，用很低的声音对他道出自己的姓名。

^① “海峡”指英吉利海峡，“那一边”指英国。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同样完成。

“这您可满足了？”阿多斯向他的对手发问，“为了请您赏个面子和我来比剑，您可相信我的贵族地位是有资格的？”

“有资格，先生，”那英国人一面施礼一面说。

“既然如此，如今您可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阿多斯沉着地接着问。

“何事？”英国人问。

“就是您刚才如果不坚持要我道出姓名，会更妙。”

“这是什么意思？”

“由于人们都以为我死了，因为我有很多理由希望别人不知道我还没死，因为为了使我的秘密不会外泄，我非得杀掉您不可。”

那英国人注视阿多斯，猜他说的是笑话；可是阿多斯是世上最不爱说笑话的人。

“先生们，”阿多斯同时问他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对手，“我们全来了吗？”

“全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答道。

“那么，举起剑来准备开始吧，”阿多斯说。

马上，八柄剑都映着夕阳闪出光来，激战发生在这种为私为公双重的敌忾气氛下，战斗异常火爆。

阿多斯仿佛在一间武术练习场里似地，从容不迫，循规蹈矩地使着手里的剑。

波尔朵斯无疑地因为在商底伊那场交战中过于自信而受到了教训，如今采取着一种十分巧妙和细心的手法。

阿拉密斯想把他那篇诗的第三节写好，因此很着急，恨不得立刻赶完。

阿多斯第一个刺死了他的对手：他只给了他一剑，但是，正

像他事先告诉过他的一样，那一剑是夺命杀招，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波尔朵斯接着教他的对手倒在野草上了：他刺穿了他的大腿。此刻，那个英国人乖乖地就把剑交给了波尔朵斯，他抱起了他送到他自备的马车里。

阿拉密斯猛烈地逼着对方，对方边战边退五十步光景，最后撒开大步直逃，在跟班们的吆喝声中消失。

还有达太安，他单纯地要着一种防守手法；随后，看见对方很疲惫，他才出其不意地从侧面进攻，在对方来不及招架的时候使得他的剑飞起来，这位英国男爵看到自己丢弃武装，连忙向后退了两三步；但是他的脚在这一刹那间猛地一滑，仰面倒在地上。

达太安飞速赶到英国人身边，挥剑指着他的脖子向他说：

“我完全可以杀您，先生，您完全落在我的手里了，但是，看在令姊的情份上，我暂且饶了您的性命。”

达太安乐不可支，他实现了他盘算的计划，这计划的完成使他脸上显示那种我们曾经提起过的微笑。

那英国人由于与如此一个性情豪爽的世家子弟来往觉得很高兴，他伸起两只胳膊搂住达太安，又向三个火枪手说了不少恭维话，此刻，波尔朵斯的手已在他自备的车子里被人放得妥妥当当，阿拉密斯的那一个又逃得没了踪迹，所以他们就只去料理死去的那个。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解开他身上的衣裳，盼着他的伤口不是致命的，这时一个份量不小的钱袋从他的腰带上落了下来。达太安拾起了钱袋打算交给吴英德勋爵。

“啊呀！您教我拿着这东西如何办？”那英国人说。

“您以后还给他家里吧，”达太安说。

“他家里哪管这等小事，由于他家里可以承袭的财产每年有三十万利弗尔的息金，您留下这个钱袋分送你们那些跟班吧。”

达太安把钱袋收好。

“如今呢，兄弟，希望您允许我如此叫您，”吴英德勋爵说，“如果您乐意，今夜，我可以介绍您和我姊姊克莱丽克夫人会面；由于我要她对您特殊对待，她在宫廷里的人缘并不坏，没准她日后说的一句话对您大有帮助。”

达太安高兴得脸上发红了，施礼表示同意。

此刻，阿多斯走到了达太安跟前。

“您拿着这个钱袋如何处治？”他在他的耳门边用很低的声音说。

“我计划送给您，亲爱的阿多斯。”

“交给我？为何？”

“还用多说，您杀掉了他，因此那就是战利品。”

“我，承袭一个敌人的遗产！”阿多斯说，“您到底把我当作什么人看待？”

“这是打仗惯例，”达太安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成一场决斗中的习惯？”

“就算在战场上，”阿多斯说，“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办。”

波尔朵斯耸着双肩。阿拉密斯嘴唇掀动一下，表示认可阿多斯的见解。

“好吧，”达太安说，“我们依照吴英德勋爵的意思，把这笔钱给了跟班们吧。”

“行了，”阿多斯说，“但是这个钱袋，不给我们的跟班们，而是给英国人的跟班们。”

阿多斯拿着钱袋，丢尽赶车的手里，对他讲：

“这是给您和您的伙伴们的。”

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作出的这种豪爽态度感染了波尔朵斯，如此被吴英德勋爵和他的朋友赞不绝口的法国派豪举，除了格力磨、末司革东、布朗舍和巴汕四位先生以外，引起了广泛的赞成。

吴英德勋爵一面和达太安道别，一面把他姊姊的地址告诉了他，她的宅子在王宫广场六号，这个地方当时是高等住宅区。还有，他答应来领他去见她。达太安约好八点钟到阿多斯家里和他同去。

带他去会米莱获这件事，一直在我们这位伽司戈尼人的头脑里翻滚。他想起这个女人来得如此神秘，一直搅在他的命运当中。他毫不怀疑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手下，不过他认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在用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她身边。他仅有害怕的事就是米莱获会发现他正是她在麦安和杜弗尔先后遇到过的那个人。如此，她当然会知道他是特来威勒先生的朋友，所以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效忠国王的。既然双方知道互相面目，那么他和她赌起来是半斤八两，所以他便失去了一部分有利条件。至于米莱获和瓦尔德伯爵之间已经开始的私情，虽然伯爵年轻，漂亮，富有，深受红衣主教的垂青，却并不使我们这位自信十足的人有多少担心。由于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年纪不是毫不起作用的，尤其是一个出生在大尔白的人。

达太安第一先回家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随后，才到阿多斯家里去，并且按照习惯把事情全盘告诉了阿多斯。他认真听着他的计划；接着，他摇摇头，带着一种愁苦的面容叮咛达太安千万小心。

“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开口道，“您不久前失掉了一个女人，过去您说她温柔美丽，算得上十全十美，可如今，您已经追在另一个女人后边了！”

达太安认为这种埋怨是有道理的。

“我过去用真心去爱波那雪太太，但如今却带着头脑去爱米莱获，”达太安声明，“我教人领我到她家里去，目的是想查清楚她在宫廷里负责的任务。”

“她负责的任务，多此一举！按照您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是很明显。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间谍，一个将要诱惑您落到陷阱里的女人，您以后会乖乖地把自己的脑袋留在那里面。”

“也不一定！亲爱的阿多斯，我认为每件事情在您看来都是悲观的。”

“亲爱的，我怀疑一切女人，您教我如何！我为了这件事曾经有过损失，尤其小心金黄头发的女人。米莱获的头发是金黄的，您不是对我说过吗？”

“她的金黄头发美丽极了，世闻罕有。”

“唉！可怜的达太安，”阿多斯哀叹。

“您听我说，我要去弄明白；到了我可以明白自己指望知道的事情时，我一定跑开。”

“那您就去打听吧，”阿多斯无动于衷。

吴英德勋爵按时到了，但阿多斯一听见他来，马上退到另一个屋子里。因此吴英德勋爵只会见了达太安一个人，时候快到八点钟，他就领着青年人离开。

一辆华丽的自备马车在楼下恭候，那是用两匹骏马拉的，很快就到了王宫广场。

克莱丽克夫人严肃地接待了达太安。她的宅子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豪华气派；虽然大多数的英国侨民因为战事受到驱逐，都离开了法国，或者马上就要离开，而米莱获不久前却为自己的宅子花了很多钱，这表明了遣返英国侨民的通令和她无关。

“您如今见这一个年轻的世家子弟，”吴英德勋爵一面向他姊

姊介绍达太安一面又讲，“他曾经把我的性命控制，而他没有滥用如此权力，特别是如今我和他是双重的仇敌，因为我侮辱了他而且我又是英国人。因此您得谢谢他，夫人，倘若您能帮助我的话。”

米莱获略略蹙着双肩；在她额头上掠过了一点隐约的生气神情，然后一种很奇怪的微笑在她嘴唇上露出来，使得这个青年人发现这种接二连三的表情不由自主心惊。

那个兄弟却全然不知；他转过身子去逗米莱获宝贝猴子耍，它拉着他身上的击剑短衣。

“欢迎您，先生，”米莱获用一种少有的柔媚声音说，如此和蔼态度恰巧和达太安刚刚发觉的不快活神情截然不同，“从今天起，您永远有权力使我感激您。”

因此吴英德勋爵转过身来，把白天比剑的详细情节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米莱获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虽然她竭力掩饰自己的神情，不过旁人却很容易地明白这个叙述一点也不教她感到愉快。她的血液涌上脸颊，两只小巧的脚在裙袍底下不安地动着。

吴英德勋爵却一无所知。接着，他说完了，就走到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一个盘子里摆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了两杯，向达太安示意请他过来喝酒。

达太安明白拒绝和一个英国人碰杯，是会得罪他的。因此他走到桌子跟前端起了第二只酒杯。但是他一刻没离开米莱获，他从镜子里发现她这时候脸上新起的变化。原来她感到不再有人注意她了，于是脸上显出一种凶残的情感，恶狠狠地咬着自己的手绢。

那个曾经被达太安留心娇小玲珑的侍女这时入内，她用英语向吴英德勋爵谈些什么，他马上向达太安要求允许自己先走一步，说有点重要的事要去办，并请他姊姊代他陪达太安。

达太安和吴英德勋爵道别，走到米莱获面前，她的面容真善于多变，如今再次现出了殷勤的表情，不过手绢上留下几点小小的鲜红斑点，表明她曾经把嘴唇咬得出了血。

她的嘴唇真鲜润，几乎称得上珊瑚做的。

谈话显出了高兴的空气。米莱获似乎完全恢复了镇定。她说吴英德勋爵仅仅是她的小叔并非她的亲兄弟：她和这家人的一个少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后就成为寡妇。如果吴英德勋爵老不结婚，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吴英德勋爵的仅有遗产承袭者。这一段话教达太安明白一幅布幕掩着的一些事情，但还不明白布幕后面是什么。

当然，经过半小时谈话以后，达太安确信米莱获不是一个外侨：她一口标准流畅的法语使人深信不疑。

达太安尽情地说了许多表现殷勤和效忠的话。米莱获对着从这个伽司戈尼人所说一切空谈温和地微笑。告退的时刻到了。达太安向米莱获道别，最后如同一个最幸运的男人那样，走出了客厅。

在扶梯上，他碰到那个娇小玲珑的侍女，她在经过的时候轻轻地和他相撞，然后就满脸绯红地请他原谅，她的声音很柔媚，对方马上原谅了她。

次日，达太安又去了，得到的接待更出色。吴英德勋爵不在场，米莱获这一次把全晚都耗在他身上了。她似乎很关心他，问他的故乡是哪儿，问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又问他可曾也想到要替红衣主教先生服务。

诸位明白，达太安尽管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却是极其小心的，他这时就回想到了自己对她的诸多猜疑；他对她极力颂扬了法座一番，说自己过去如果认识一个像喀瓦司先生那样的人，却非特来威勒先生，那么他肯定加入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会当国王

的禁军。

米莱荻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谈话的内容，用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询问达太安是否去过英国。

达太安告诉她，说特来威勒先生派他到那儿去设法购买一批军马，他还带了四匹样品回来。

谈论时，米莱荻两三次咬着自己的嘴唇；她是在和一个技术认真的伽司戈尼人打交道。

达太安依然在和前一天相同时间退出来。在过道里又碰到了娇小玲珑的吉蒂，就是那个侍女，她用一种隐藏的恋恋不舍的表情注视他。但是达太安正被她的女主人迷住了，所以一点也没有留心她。

接着两天，达太安都到米莱荻家里去，每一次，米莱荻都用一种比前一次更殷勤的态度欢迎他。

每天晚上，或者在前厅里，或者在过道里，或者在扶梯上，他总碰到那个娇小玲珑的侍女。

但是，如上所讲，达太安对于可怜的吉蒂的怀疑根本未加注意。

第三十二章 在律师家的宴会

在决斗当中，波尔朵斯表现突出，但是这场决斗却没有教他误了那位律师夫人约他去吃午饭。因此次日一点钟光景，他叫末司革东把他的衣服又刷了最后一遍，甩开一个享受双重幸运人的脚步，向熊黑街走去。

他的心跳个不停，但是那不像达太安的心，那不是一颗年轻的、对爱情焦渴的心。不是的，是一种更倾向物质的兴趣加速了他的血液循环，他最后就要跨进那条神秘的门槛，登上那条由戈革纳尔老师用许多古老的艾矩一个一个组建的陌生扶梯。

他就要在现实当中发现某种他梦想过二十来回的木头银柜了；这种木头银柜宽大，安着铁门子，外挂铁锁，而且嵌在地面上；过去，他时常听人谈到它，如今，律师夫人快要用她那双略现干瘦不过比较美丽的手，在他鼓励的眼光下打开它了。

再说，他原是个四处飘泊的人，无家无业，是个在客店、酒店、饭店或者旅馆里混惯了的军人，是个只好时常一心盼着去闯席的酒肉鉴赏者，如今，他就要去领略家常烹调了，去体会舒适的家庭生活了，去放任自己享受这类小殷勤了，正如老行伍们讲过的，越是艰苦，越认为这类小殷勤使人舒服。

以表亲的身份每天去吃一顿好饮食，以得到皮肤枯黄、皱纹满面的老律师的欣赏，以教习打纸牌和掷骰子的最巧妙手法为名，去剥削年轻的办事员们一下，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作为自己给他们授课一小时的薪水拿过来，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尔朵斯觉得

非常开心。

这个火枪手曾经从各处，听见不少在当时已经流传而且至今仍留存的有关律师们的话柄，例如吝啬，剥削，挨饿的日子；但不管怎样，除了某几件被波尔朵斯一直感觉很不合时机的过分省俭以外，他看见律师夫人很大方——所谓大方，自然是就一个律师夫人的身份而言；因此波尔朵斯指望遇见一个讲究场面的人家。

不过进入这个律师家门口，火枪手迷惑了，那种样子几乎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而布置的：过道里臭味扑鼻，一片漆黑，扶梯上的光线也很弱，而且是仗着一个小气窗样的缝儿从邻家的院子里透过来的；在二楼，一扇矮矮的门，钉着不少又粗又大的铁钉，仿佛是沙特雷监狱的主要入口。

波尔朵斯用手指头敲门了；为他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儿办事员，虚弱苍白，藏在乱蓬蓬长发下面，这个办事员看到敲门的人身躯雄伟足以表明力大无比，他的军人服装足以表明职务，他的朱红脸色足以表明日子安逸，于是带着不情愿的神情向波尔朵斯施礼了。

还有一个比较矮些的办事员站在这一个后边，另外一个稍微高些的办事员又站在这第二个后边，加上一个十二岁跑腿的小办事员又躲于这第三个后边。

加起来三个半办事员；在当时，如此说明这律师事务所是生意不少的一些事务所之一。

火枪手尽管应当在一点钟才来，但律师夫人从正午起就睁大着眼睛张望，相信他这个情夫的良心，没准也相信他的胃能够使他提前赴约。

因此，她邀来的这个吃饭的客人从扶梯上的门进入时，她本人差点马上也从寓所的门里走出来；这位高贵的贵妇人的出场使

波尔朵斯摆脱窘境。由于那些办事员正睁着好奇的眼睛注视他，而他对于这一群高高矮矮的人不知所措，故一声不吭。

“这是我的表兄弟，”律师夫人介绍；“请进，请进，波尔朵斯先生。”

波尔朵斯这个人名对于办事员们起了作用，他们都微笑了；但是波尔朵斯回头一望，所有人的脸又重现庄重的神情。

经过前厅和办公室，他和她进入律师的书房里，办事员本来应当都待在办公室，但此刻他们却都在前厅。这办公室如同一间黑暗的厅屋，里面搁着许多案卷之类；再向外，右边就是厨房，最后他们才走进客厅。

这几间连通的屋子一点儿也不能引起波尔朵斯的好感。门都是敞开的，所以开口，老远都会被人听见；还有，他经过的时候，曾经偷偷向厨房里迅速地望了一眼，马上明白了女主人不给面子，很是沮丧，因为一般在预备一顿好饮食的时候，总有生了火的炉灶和忙碌的活动充满了这个蕴藏美味的中心，但如今他却发现这类情况。

律师无疑地提前了解这次拜访，因为他发现波尔朵斯用一种颇为闲暇的气概走到他跟前，文雅地对他敬礼，他一点儿也不诧异。

“我们似乎是表弟兄吧，是吗，波尔朵斯先生？”律师在他那把藤靠椅上面用胳膊支起身体向他说。

这老翁瘦弱的身体裹在一件宽大的黑短衣当中几乎小得看不见了，他尽管瘦弱但精力旺盛；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好像两粒宝石似地发光，他脸上仍然有生命的部分似乎仅剩这双眼睛和那张撇着的嘴。可惜他的双腿对于这个瘦骨伶仃的人已经渐渐拒绝合作；经过这半年，这种体衰的现象更显而易见，这位尊严的律师差不多成为他太太的奴隶。

表亲的说法原来不过委屈的认同。戈革纳尔老师如果强壮，他会一口拒绝自己和波尔朵斯有任何亲戚关系。

“不错，先生，我们是表弟兄，”波尔朵斯镇定地说，并且，他根本没希望做丈夫的用交好的态度接待他。

“属于女人方面的吧，依我看？”律师不怀好意地揭发。

波尔朵斯不明白这是讥讽，还把它看成是一种天真态度，所以在他两撇浓密的胡须里笑起来。戈革纳尔夫人当然明白这天真的律师是他的同类中稀有的变异，所以她只略略微笑一下，便面红耳赤。

波尔朵斯进屋后，戈革纳尔老师的眼光就紧张地望了望一座搁在他的橡木书桌对面的大木柜。波尔朵斯发现它的形式虽然和自己幻想中木头银柜一点不同，不过无疑就是那座幸福的银柜，还因为这件真实的东西比幻想中那一件要高五六尺，他感到说不出的欣喜。

戈革纳尔老师放弃追究关系来源，但是他把不自在的眼光从大木柜上挪至波尔朵斯的时候，又讲：

“我们的表弟先生在开赴前线以前，不会不赏光和我们吃一顿饭吧，戈革纳尔夫人，是吧？”

这一次，波尔朵斯感到自己的胃上被人撞了几撞；另外，在戈革纳尔夫人那方面也似乎不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她马上说道：

“我的表兄弟如果明白我们不好好款待他，他当然不会再来的；但话说回来，他目下要在巴黎过的时间太短暂，也就是说能来看我们的时间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请他在动身以前把那些属于他个人的短短时间都给我们。”

“唉！我的双腿，我亲爱双腿！你们去了何处？”戈革纳尔叹道。最后他勉强微笑了。

戈革纳尔夫人的几句话几乎成了救星，还是正在波尔朵斯的

精神受到攻击的当儿落到他的耳朵里，因此令火枪手非常感谢他这位律师夫人。

很快，该吃饭了。大家都进了饭厅，那是一间阴暗的大屋子，在厨房对面。

办事员们似乎闻到好些在这家人家轻易没有的香味，所以都像时间观念强的军人一样过来了，手上拿着他们的凳子打算坐下。先人为主使他们的腮部都在微动，那样子的确可怕。

“上帝！”波尔朵斯一面暗道，一面向这三个饿伤了的人望了一眼，如何是三个？理所当然，因为跑腿的那一个没有资格参加这顿神圣的午饭；“老天！如果我处于这位表兄的地位，绝不会留下如此贪吃的家伙。几乎称得上都是一些在海洋上遇难有六个星期水米未尽的人。”

戈革纳尔老师进来了，他是坐在他那把装了轮子的扶手椅上由戈革纳尔夫人推进来的，此刻，波尔朵斯上前帮她把她的丈夫径直推至桌子跟前。

丈夫刚一进来，如同他几个办事员一样，腮部和鼻子都略略动起来。

“哈！哈！”他说，“这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汤！”

“见鬼，他们在这种汤里到底闻见什么不平凡的味道？”波尔朵斯此刻注意一种颜色淡淡的汤，那尽管盛满了一个大的汤盆，但光条并不夺目，而且浮面上只漂着仅有的几片面包皮，零零星星，似乎一个岛群当中的几个岛。

戈革纳尔夫人微笑着，她招呼致意，在场者都匆匆忙忙地坐了下来。

汤第一个舀给戈革纳尔老师；然后，才舀给波尔朵斯；接着戈革纳尔夫人把汤盛满自己的盘子后，才把残留汤盆底那点儿面包皮分给几个蠢蠢欲动的办事员。

在此刻，饭厅的门吱地一声打开，于是波尔朵斯从虚掩的门里，发现那个不能参加筵席的小办事员，他正对着从厨房里又从饭厅里飘去的两重香味咬着他的面包。

食完汤，女佣人端来了一只取过原汤的老母鸡，这的确为一件奢侈品，使得在座者的眼珠都胀得要跳出来。

“很明显您爱您的亲戚，戈革纳尔夫人，”律师用一种似乎伤心的微笑讲道；“这真是您献给您表兄弟的一种好心。”

那只可怜的老母鸡真瘦，蒙着一层毫无光泽却竟没有被那些柴样的骨头穿破的皮；它本来就躲在坩上在安享晚年，真得要费不少功夫才找得着这么一只。

“见鬼！”波尔朵斯心想，“真是扫兴，我固然敬老，但提起煨着吃或者烤着吃，我真难以恭维它。”

他向四周环视，去看自己的见解是不是有支持者；不过恰巧和他截然反面，他只发现几双发亮的眼睛在预先吞噬这只被他看不起的“年高有德”的家禽。

戈革纳尔夫人把盛鸡的盘子拉向自己跟前，麻利地在鸡身上扯下两只乌黑的大脚爪，然后搁在丈夫的盘子里；她拉下了鸡的膀子连同脑袋放自己盘内；撕下了一只翅膀递给波尔朵斯，最后把那只鸡仍旧还给那上菜的女佣人，它几乎是照原样地撤下去了，我们的火枪手猜测这当然会使在座某些人由于失望而变色，并且程度根据每一个失望人的性格和气质而大有区别，但在他没有来得及去细看那些变化的时候，撤下去的鸡已经没了影子。

一盆蚕豆取代鸡送上来，那是丰富一盆，盆里有几块装门面的羊骨头，令人头一眼，竟会相信那是跟一些羊肉一同摆着的。

但如此欺骗没有降服那几个办事员，他们忧郁的脸儿变成心甘情愿忍耐的了。

戈革纳尔夫人用一个治家有方的妇人的节俭风格，把这一道